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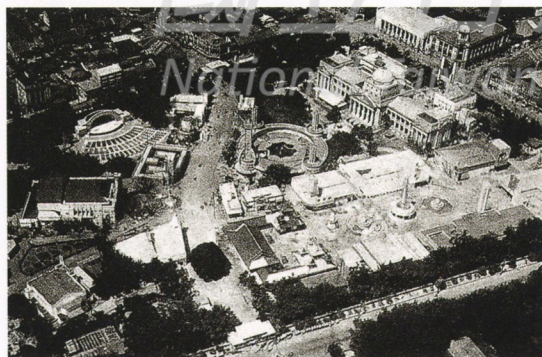
前往台北・求知求新

台北，一切都是新鮮的，不論是住在艋舺或是大稻埕，離學校都有一段距離，街道兩旁商店林立，所有一切都是吸引人的。通學時，吳梅嶺習慣早起，悠閒地走到學校，欣賞著沿途的景物人物變化，也曾到龍山寺旁，觀察當地店裡做著和他在家鄉相同的工作，專注欣賞台北師傅的手藝，看看師傅們是怎樣的在燈上寫上神明的名字，用什麼樣的圖案來裝扮大燈，又是如何描繪大廳的佛祖像，而金紙店的小弟，是怎樣塗印金紙上的圖案，心中不斷思索著台北與朴子有什麼不同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教員生涯的開始

●一九一六年(大正五年)，台灣總督府初建完成，台灣勸業共進會爲了慶祝，於是在台北公會堂四周舉辦一場非常盛大的日本國博覽會，展覽日本的工商農業產品、手工藝品，吳梅嶺因爲處理洋行的生意來到台北，順便參觀，初次到台北，就被台北的繁華嚇住了。展覽中，所看到的一切事物，讓他感到樣樣新奇。物資的豐富，真不可思議，富裕繁華的景物，使他體認到台灣發展的源頭都由台北展開，而中南部的所有認知與各項物質的流行，也都是追隨台北的



一九一六年(大正五年)，在台北舉行的日本國博覽會。

一九一六年，台灣總督府初建完成，台灣勸業共進會爲了慶祝，於是在台北公會堂四周舉辦一場非常盛大的日本國博覽會，展覽日本的工商農業產品、手工藝品。展現了台北的繁華。

步伐來進行。這時吳梅嶺二十歲，這一趟台北行的衝擊，讓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。

●這個時候，大哥吳炎的孩子也長大，可以承接衣鉢，吳梅嶺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想著要如何走出更寬廣的空間，也和大哥不斷的討論未來，大哥鼓勵他在不影響生計的前提下，依著自己的夢想，建構自己的未來天地。

●一九一八年(大正七年)，吳梅嶺試著參加樸仔腳公學校的教員甄試，結果錄取了，非常興奮的講習了一年，第二年八月成爲正式老師，這時他二十三歲，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工作。



一九二〇年(大正九年)，吳梅嶺於樸仔腳公學校上課的情形。



一九一八年(大正七年)吳梅嶺(右)參加樸仔腳公學校講習會錄取後，與李姓學生、蔡伸全合影留念。



吳梅嶺的夫人丁誥(1940年攝)

●當了教員以後，就不斷有人來作媒，在母親與大哥的屬意下，一九一九年農曆元月十四日吳梅嶺與後崩山的丁誥小姐結成連理，丁誥的父親丁港是後崩山相當有名望的紳士，新婚後倆口子樂融融，吳梅嶺常常告訴丁誥，關於他頭一次到台北所感受到的震撼，時時想著要前往台北吸收更多的養分；丁誥也相當的認同，岳父丁港更是支持吳梅嶺的想法；新婚後第二年長子吳錫煌出生，爲吳家帶來了一種新生的喜悅，尤其是七十多歲的吳母，整天抱著孫子逗笑餵養，非常快樂。

台北！一切都是新鮮的

●一九二一年(大正十年)年初，吳梅嶺報考台北師範講習班，順利錄取，這是當時快速培訓學校幹部所設定的制度，吳梅嶺有了這個機會進修，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北上，可以接觸到他所崇拜的日本老師石川欽一郎，並接受石川在繪畫方面的指導。但是，吳梅嶺到了台北，才知道石川欽一郎恰好返日，這一年台北師範沒有美術老師，但吳梅嶺在渴望其風格的求教心理下，常到學校的美術教室，去感受石川的繪畫方法，在如此氛圍的薰陶下，也烙印在他一生的繪畫痕跡，所以往後不論在水彩或水墨的創作裡，線條和顏色的條理，都隱約有石川的影子。

●此時吳梅嶺的導師是伊藤先生，擔任美術課程的，還有教黑板畫的安東豐作先生，他們對吳梅嶺都很好，吳梅嶺也盡心學習。當時廖繼春也同在學校，彼此都認識。廖繼春讀的是正科（乙

科），學制四年，吳梅嶺讀的是「講習科」，只需研習一年，不過兩人經常玩在一起。光復後，受邀編著中學美術課本的廖繼春，曾經到南部找吳梅嶺，希望他建議學校採用他所編的書籍為教科書。

●初到台北，吳梅嶺落腳艋舺，後來才搬到大稻埕鴨寮街，房屋是在當時素有「黑道大哥」之名的吳木所有，他稱吳木的太太為「木嫂」。夫婦倆是開藤器店，經營的理念很好，為人很有度量，吳梅嶺沒事時會幫忙招呼生意，城裡藤器的變化相當吸引他。吃飯時，吳家常找他一起進餐，怕他隻身在外一切不便，房東房客彼此之間互動融洽；房子的對面是林熊徵的房子，林熊徵是林本源家族的大房，當時林熊徵在永樂町一丁目(今迪化街最前面一段)建蓋整排房屋，是日本人對外國招商的地方，所以進進出出的都是名人，連雅堂先生也常常在這裡出現，讓這個鄉下來的青年人，覺得一切都是新鮮事。



一九二二年，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式合照，二排右九為吳梅嶺。

●台北，一切都是新鮮的，不論是住在艋舺或是大稻埕，離學校都有一段距離，街道兩旁商店林立，所有一切都是吸引人的。通學時，吳梅嶺習慣早起，悠閒地走到學校，欣賞著沿途的景物人物變化，也曾到龍山寺旁，觀察當地店裡做著和他在家鄉相同的工作，專注欣賞台北師傅的手藝，看看師傅們是怎樣的在燈上寫上神明的名字，用什麼樣的圖案來裝扮大燈，又是如何描繪大廳的佛祖像，而金紙店的小弟，是怎樣塗印金紙上的圖案，心中不斷思索著台北與

朴子有什麼不同。廟上的描繪、雕刻、神案上的神像彩裝、神龕上花草的裝飾和擺置，這一切切都是熟悉的事，令他不由自主地去留意。逛過市場，南北貨的堆積叫賣，非常有趣。當時一起到台北師範就讀講習科的，還有鹿草三角仔的黃雲臨、余天賜。假日時，大家就會相約共遊近郊的風景名勝，如板橋林家花園。有時也會到新竹、台中爬山、郊遊，一路遊覽回來，這一年過得非常充實，亦取得了總督府發的公學校準訓導的資格。

一生畫業的根基—— 繪製刺繡底稿

●學業完成回到朴子之後，吳梅嶺先被派到六腳鄉公學校當訓導。朴子離六腳鄉有三、四公里的路程，沿路全是石頭路，因此吳梅嶺必須騎著腳踏車一路顛簸地去上課。途中須經過朴子溪，由於去程朝北，冬天北風夾著溪裡的砂石，正面衝來，令他寒冷得直打哆嗦，眼睛也無法睜開。回程時雖是順風，但夜色昏暗，路上無人的淒冷，實在令他不好受。回家見到妻兒，感覺才又溫暖起



朴子離六腳鄉有三、四公里的路程，沿路全是石頭路，因此吳梅嶺必須騎著腳踏車一路顛簸地去上課。



一九二三年，於六腳鄉公學校校園留影的吳梅嶺。

來；這段時間，忙於通勤教學的他，課程大概都是以語言為主、生活倫理為要。初為人師，準備教材也是很煩勞的工作，拿起畫筆的機會便減少了。一九二二年（大正十一年）吳梅嶺母親逝世，告別式非常盛大，參加者有二百多人，家裡的人感覺非常安慰。

●一九二六年吳梅嶺轉任到朴子女子公學校當訓導，同時也在一個鐵絲網之隔的朴子公學校兼課，學校教員中有朴子陳外科陳天惠之父陳良仁、光復後第一任朴子鎮長施金龍和其弟弟施金城、台北第三女高黃笑女士等人。當時公學校的教育目的除了教授國語（日語），使之



施金龍

成為台灣人的普通用語外，還須教授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普通技能。當時女子公學校校長宮崎才治，聘請擅長刺繡的黃笑教授家政女紅，因此黃笑便請吳梅嶺替她還有學生繪製刺繡之前的圖稿；畫圖稿之前，吳梅嶺必須準備許多繁複的工作，首先需將日本的富士綢緞釘在木框上，之後糊上購來的白麻糬（比較黏），然後上礬水，等乾後再畫上白描，圖稿畫好之後，還必須為學生標上

朴子公學校 朴子女子公學校

原於一八九八年嘉義國語傳習所樸仔腳分教場依法建校，額「樸仔腳公學校」，一九〇五年十月擇安溪厝對峙公墓清塚後，興建一棟校舍落成使用，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依地方制度改正更校名為朴子公學校。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成立朴子女子公學校於該校西側，同時將在校女生，皆歸女校收容，該校成為男校，隔年四月一日設高等科。



朴子女子公學校校景。

黃笑（1892～1970）

朴子內厝人，樸仔腳公學校女子就讀第一人，遠赴台北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深造，一九一九年卒業歸鄉執教於樸仔腳公學校，朴子女子公學校成立後轉任該校訓導，有「查某先生」尊號，退休後任財團法人高明寺董事會董事，膺舉高明幼稚園首任園長至病故。一生皆獻身教育工作。

施金龍（1899-1986）

號雲從山人，半埔人，自幼喜愛書畫，苦無名師，臨帖摹描書畫自成一家。一九三四年邀約有志書畫同道，創設東寧書畫會於樸津，造就人才頗多。一九五八年受聘中日文化交流書法展覽會審查委員，日本書藝院主辦中日親善展覽會審查委員，日本書道教育協會推薦為中國代表作家。任朴子鎮長十年，政通人和，有彈琴吟詩論政之風，對地方建設不遺餘力，奠定朴子市鎮發展之基礎，一生豪氣干雲樂善好捐。卸任鎮長，即歸隱家園，蒔花植樹，傲世高風，自比陶淵明。



一九三八年，吳梅嶺與黃笑（前排左一）合影。

顏色、講解，繡出來才不致出錯，這種過程連吳梅嶺的兒子吳錫煌稍大後也都在旁邊幫忙。當女子學校的學生一屆屆畢業之後，精於刺繡的婦女也就漸漸遍佈於朴子各地，但對於畫白描底稿的吳梅嶺而言，他的工作量也就越來越多。他每天都畫到深夜，酌收一些工本費來貼補家用。



一九三〇年代朴子公學校展覽的情形。

● 吳梅嶺所繪的刺繡題材和當時繪畫是差不多的，但多以花草鳥禽為主。日本畫重視寫生，所以畫上去的也都是日常所能見到的鳥禽，像公雞、斑鳩、鸛鷄……等。另外，再配上一般庭園或田野中的小花小草，如小菊花、蘭草、茅草……等。當然有時也會繪製一些有涵義的題材，如「花開富貴」、「平安富貴」等比較傳統的內容。走獸方面則有獅子、老虎、牛、羊，這樣的題材有時也會應用在公共場所的廳堂上。這段時間，吳梅嶺無形中所做的工夫，正是他一生繪畫的根基，這是他意想不到的。

● 刺繡在朴子的婦女界形成一股風氣以後，朴子市東路儼然成為一條繡莊街，

這些阿媽、阿祖的手藝，隨著嫁妝陪嫁之後，至今依舊有許許多多懸掛在他們的客廳上，讓將近一個世紀後的子孫，欣賞著當時一針針穿梭在綢緞上，那種精緻的美，和泛黃畫面上思古的幽情。

● 朴子每年都有一次的敬老會，會中邀請朴子上年紀的人參加，舉辦遊藝會，學生必須上台表演唱歌跳舞，現場中義賣學生各種女紅的作品，舞台上的設計，都是由吳梅嶺一手包辦，大布幕的題材，畫著花卉蟲鳥、林相，這與當時流行的繪畫形式是一樣，也幾乎將平常在刺繡稿上的題材，綜合的表現、融化在這裡面了。



一九二〇年代末，朴子女子公學校之遊藝會，背景為吳梅嶺所畫的布幕。



一九二〇年代末，朴子女子公學校之遊藝會，背景為吳梅嶺所畫的布幕。



吳梅嶺畫稿 蔡銀刺繡 刺繡雙安圖 1928 絹本刺繡 60×35.8公分 陳朝獻提供

款書：人生如夢 秋光一望收白雲 江水兩悠悠 花邊景物幽 雙翠鳥一江秋 同心契白頭 荻花深處少勾留

團團好高枝 右調阮郎歸 成辰初夏 王無涯題

此作品是吳梅嶺在朴子女子公學校時所繪製的稿本，由黃笑指導蔡銀繡製。吳梅嶺從制式的花鳥草木中，隨時設計佈局，所見的題材雖通俗，但非常清雅。半世紀的時光也讓繡線顏料成為古淡，但更耐人尋味，這類作品在當時幾乎每個家庭都有，到現在仍保存完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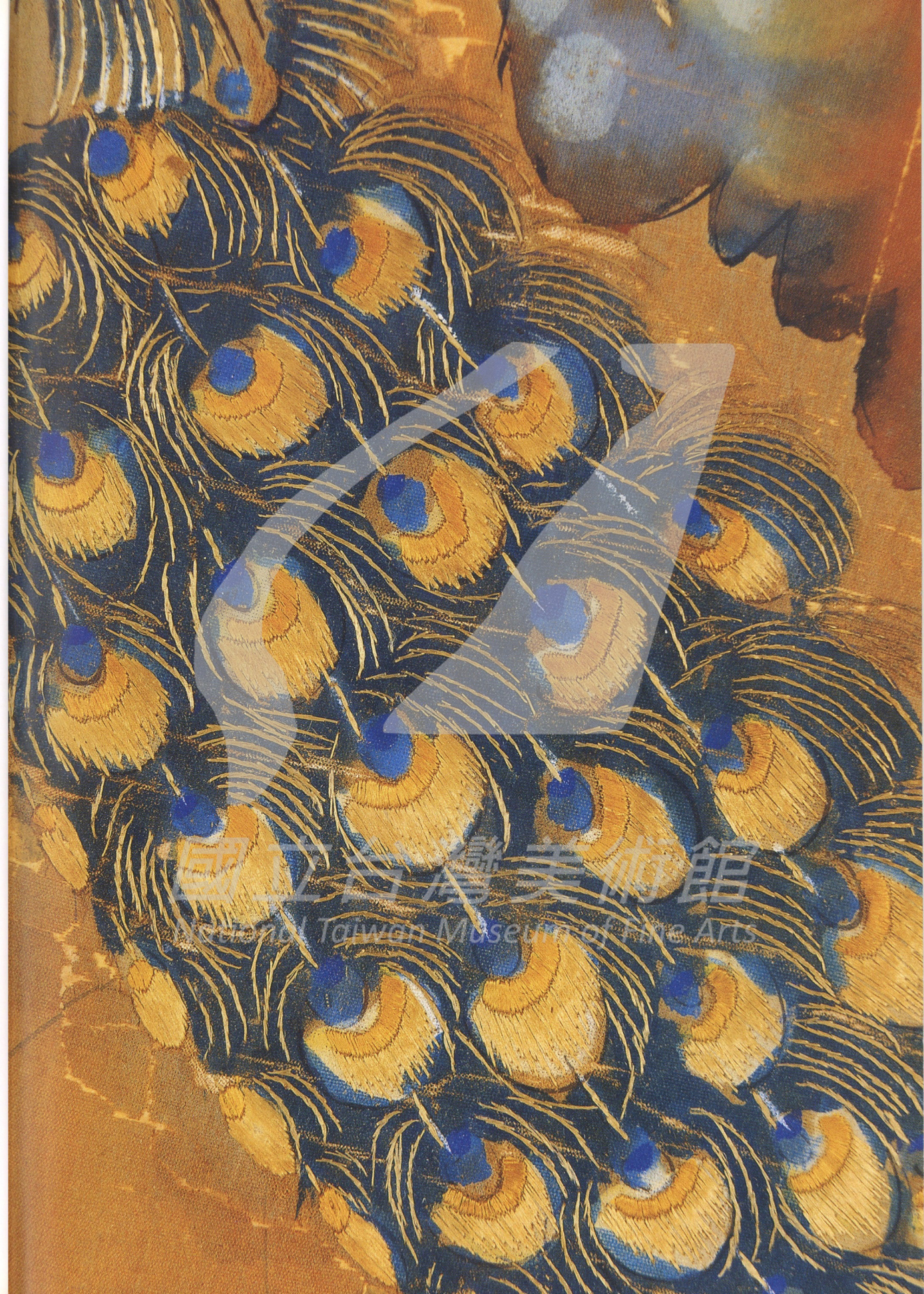


吳梅嶺畫稿 蔡銀刺繡 紫薇鸛圖 1935年

一九三〇年代，朴子地區的婦女流行自己刺繡作品當嫁妝，題材上也都從花鳥方向來下功夫。這件作品保存得非常良好，所有的顏色至今依然豔麗，可看出當時的用色和構圖的方法。



吳梅嶺畫稿 蔡冕刺繡 1934年
當時會請吳梅嶺幫忙畫底稿來刺繡的，絕大多數都是公學校的女學生。繡好了的作品，女學生們很自然都會拿給老師看看。這件作品，就是吳梅嶺看了之後覺得還有不足之處，當場提筆沾上顏料，直接補上合適色彩的石頭和雲彩，使這孔雀更為挺立，整個空間也空曠起來。





吳梅嶺畫稿 蔡免刺繡 紅葉秋雀



吳梅嶺畫稿 蔡免刺繡 紅葉秋雀局部



吳梅嶺畫稿 蔡免刺繡 梅雀圖



吳梅嶺畫稿 蔡免刺繡 梅雀圖局部